

在我居住的南宁高新技术开发区内,有一条美丽、蜿蜒、曲折的河流——心圩江。而今,从心圩江上游的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,到下游的清厢快速公路大桥之间,新建了一个明月湖公园,给首府增添了一道靓丽景色。

灿若云霞、美若仙境的明月湖公园,犹如一幅淡淡的丹青水墨画铺在心圩江上。而叹为观止的是,园内的景观带,却是利用旧河道和旧林带改建成的,白天从高处向下俯视,在月牙形的人工湖面上,那连成一线的旧公路桥、红袖半弧桥、快速公路桥、过江蝴蝶立体桥,犹如四块清新雅致的璞玉,镶嵌在壮乡首府的天福福地上。若是在夜晚,碧波荡漾的湖面,必定倒映出苍穹中的明月,故公园命名为“明月湖”。

更为惊叹的是,为保护湖水的品质,公园在明月湖上、下游,各修建了一座大型污水处理站。经处理后的废水,变成了一道道清泉,九曲十八弯地潺潺而下,不断地给人工湖增添着活水,因而明月湖的湖水,一年四季清澈见底、晶莹剔透,湖旁的高楼大厦倒影在梦幻般的世界里,只有公园湿地中的芦苇、美人蕉、再力花等植物,不时地摆动身体、随风歌唱。那灵巧的白鹭、水鸭不时地从湖中小岛的草丛中,扑棱着翅膀,紧贴水面疾飞远去,留下了一行行矫健的身影。

明月湖公园里的一块块草地,如同绿色地毯一般,整整齐齐地铺向远方。游人在绿树掩映的花带中流连忘返,眼前绚烂多彩的紫荆花、三角梅随风摇曳、香飘十里;樱花、杜鹃花姹紫嫣红、迎春怒放;松树、樟树绿树成荫、高大挺拔;柳树、梨树婀娜多姿、生机勃勃;杉树、柳树枝繁叶茂、郁郁葱葱;岸边的苦楝、木棉



人攀明月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

游明月湖公园

□ 饶甘棠

树,呈现出绿、黄、红的斑斓色彩,如一条条壮锦镶嵌在人工湖两岸。

公园建设者精心设计的“一廊一带一环多园”的设施,是群众休闲娱乐、锻炼身体、亲近自然的活动场所。每天都有群众在此活动,或跳舞、唱歌,或健身、锻炼,尽情享受这人间的乐趣。我在明月湖公园里,还观赏到“南宁市舞友之家体育舞蹈俱乐部”舞蹈队的精湛表演。“舞友之家”舞蹈队,是一支由壮、汉、苗、侗等多民族退休老人组成的晨练队伍。“舞友之家”舞蹈队各分队每日轮流在市内八个地点,进行民族舞蹈、交谊舞、拉丁舞演练,效果还不错,前不久,在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
全市汇演”中,该队表演的节目还获了奖。

心圩江,是南宁市区内流经区域最广、支流最多、服务人口最多的内河,蕴含着极其深厚的壮民族文化底蕴。当地老乡告诉我,明月湖周边曾多次出土古文物,仅古铜鼓就出土两次,1962年,心圩公社振兴大队第一生产队村民苏柏基等人,来到封门岭山脉的长子麓开荒种木薯,无意中锄着一个坚硬的东西,原以为是顽石,扒开土层见是铜器,即叫来同伴一起挖,最后挖出一面大铜鼓,当天便抬回村里。此铜鼓鼓面平滑,底空,鼓身四周有花纹,又有四只铜蛙分布四周,非常美观,敲以木棍,咚咚作响。村里众人称奇,却有人提

醒,此为文物,应上交国家,得到赞许,几个人将铜鼓抬到区博物馆,得酬金百元,另奖耕牛一头,后经专家鉴定此精美壮族铜鼓,为汉代的文物。

正所谓:“戍鼓断人行,边秋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其实,从南宁北郊高峰流出的数条山溪,在苏卢村铜鼓坡汇合,形成心圩河,然后一路向西,浩浩荡荡地奔向邕江。古时候,心圩江两岸一直受旱涝灾害的困扰,明朝嘉靖年间《南宁府志》记载:“北宋皇祐年间,山东人孔宗且任邕州(今南宁)司户参军,见北郊心圩江苏卢一带常遭水患,于是调集民工,在心圩江上游峙坡和丁坡之间,用4年时间修建了铜鼓坡水利工程。”

在我们南部壮语方言中的“陂”,就是储水坝,也就是解决土地浇灌的水库。之后在岁月的磨砺下,铜鼓坡水坝曾多次崩溃、修复和改建。清宣统三年(1911年),铜鼓坡坝再次崩溃,民国元年(1912年),苏卢村乡绅苏式芬集资2万大洋,另建堤坝于下游100米处(即铜鼓坡坝址),并于坝坝的东侧,筑渠引水。那时的坝坝基础,打松木桩,用石灰三合土筑坝,较前更为牢固,但是心圩江两岸的旱涝灾害,还时不时地出现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在南宁心圩江上游,修建了老虎岭水库和峙村水库,铜鼓坡便成为两个水库的汇合工程,并纳入峙村水库灌区,心圩江两岸的旱涝灾害,得到有力的控制。而今日的铜鼓坡水库,成为明月湖公园内的一张历史“名片”。

用诗句“人攀明月不可得,月行却与人相随”来形容明月湖公园景观,我认为再恰当不过。美丽的明月湖公园,给高新区创造了一个更美丽的“天蓝、地绿、水净”生态环境。

家乡的石板路

□ 潘艳玫(壮族)

小时候,总觉得家乡马海壮寨的石板路很长很长,因为它最远可以延伸到很远的镇上,那是我儿时小小的脚板难以丈量的世界。

壮家人喜欢干净,寨里寨外,凡是活动所及的主干道,或是通到山上干活的路,都是石板路,或宽或窄,平铺在泥土路上,免去了雨天的泥泞和晴天的灰尘,方便了大家的出行。寨子中间,还有一块不是太大的石板坪,那里曾经是我儿时的乐园。记得那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捡石子,5至10颗白色的小石子,棱角都被放学后的我们在这个石板坪上面磨得溜光,谁的石子玩得圆润不扎手,就会赢得姐妹们的认可,因此也吸引到更多的玩伴。如今,每每走过,依稀还能看到寨中小朋友们在石板上唱唱跳跳,石板坪记载和见证了他们儿时的欢乐。

记忆犹新的是爷爷的多才多艺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越发显得爷爷的无所不能,他是木匠、铁匠、石匠、瓦匠、篾匠,会木雕石雕竹雕,还有民间草药,在爷爷那里都可以有所作为,从我懂事有记忆的时候,就觉得他是村里的能工巧匠。立秋过后,爷爷就会到竹林里选择竹节长,长得壮实并且溜滑的竹子砍下,沿着石板路拖回来,竹枝拖过石板路,高低不平发出清脆的声音,奏响了乡野自然的交响曲,美妙的旋律还时常浮现在脑海。门前的石板坪,这时已然变成了爷爷竹制品加工厂,他像极了魔术师,破竹成片,满是老茧的手握刀片竹,或圆或扁的竹篾在爷爷的手里穿梭翻飞,竹篾、筛子、簸箕等等劳动工具自给自足,还有小的竹制品玩具应运而生,让我惊喜不已!如今,木雕石雕竹雕都在寨子里边传承了下来,并得到很好的发展,爷爷第一代徒弟蒙煊春师傅还获得市级的民间工艺大师称号,蒙师傅他们的工艺品已成为文创产品,成了伴手礼,特别是木刻精品已走出广西,走向了美国、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。

除了石板路,寨子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,种的最多的是梨树了,每当第一缕春风吹过,梨花便在一夜之间竞相开放,洁白的梨花镶嵌在木楼青瓦间,和屋后的竹林,门前的梯田交相辉映,好一幅乡村春景图。于是,从春盼到秋,农历七月半前后,梨子熟了,每家每户都会热情地邀请其他寨子的老庚(年纪相仿的好朋友)来过壮族的半年节,宰鸡杀鸭摆上一大桌子菜,大碗斟上自家酿的壮家水酒,谈笑风生,把酒言欢,不醉不休!热情的壮家人一直信奉客来旺家门,就是哪家的客人多、最热闹就数那家最旺,来年就会更加顺风顺水。第二天,老庚回家,总会打发一挑梨子,踏上石板路返回,带回去分给左邻右舍,分享壮家半年节的欢乐。家里吃不完的梨子,姐姐们总会沿着石板路挑到镇上赶圩,换回所需的日用品,有时还剩下几角零用钱可以自由支配,小时候的我真是羡慕极了,孰是羡慕姐姐她们的自食其力。如今,梨树品种老化大多已经砍掉,前两年组长又号召村里种上黄金梨等新品种,而壮家的半年节已经发展演变成村里的辣椒节。

马海辣椒,是国家地理标志龙脊辣椒的精品,辣椒个不大,色泽红艳,皮厚籽多,香而辣适中,最适合做味碟或炒菜入味,吃过马海辣椒的客人都是十分钟爱。在脱贫攻坚战期间,当年桂林市公安局派出第一书记,组织策划了第一届马海辣椒节,一直延续至今。马海辣椒的价格也因游客的到来和对外宣传而逐年攀升,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。每年的辣椒节,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到来,感受晒秋丰收喜悦,火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,被热爱生活的乡亲们晒排在房前屋后,上演出一幅幅美景!脱贫后的父老乡亲晒秋晒幸福,晒出了感恩的深情厚谊,晒出了惬意的幸福生活!

如今,家乡的石板路有了新提升,获得传统古村落的荣誉称号后,在保护传承和文旅发展方面也有了新的探索,以前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得到整理和维修,在半山腰上还建了两个凉亭,供步行爱好者歇歇脚,或拍照留影,或作画写生,或吟诗作对,或高歌一曲,不亦乐乎!期待我的家乡越来越好,期待更多的有缘人相聚马海,醉在马海,梦回马海。

罗文湖记

□ 卢俞州(壮族)



资料图

第一次到这个校园,印象是树木茂密苍翠,房屋都掩藏在树林里,小径纵横,曲径通幽。进来报到,好一阵才找到服务总台,报到手续极为简省,前后不到一分钟。住宿楼散布在树林深处的各个角落里,有人拖着行李箱到处找不到住宿的楼号,又折回服务总台咨询,服务员出门指指点点,那人还是一脸迷惑茫然。

学校大门在南面,行健路环绕整个校园,一圈大约一公里。学院宿舍诸如尚行苑、尚知苑、尚思苑、尚廉苑、尚学苑等都错落于行健路周边,中心广场、大礼堂、图书馆、教学楼、学术报告厅、多功能厅、教研楼、培训实训综合楼、综合文体馆都分布在南面大门附近及左右侧,教师宿舍和教工公寓在校园东北角,后勤楼在西北角,整体布局看上去比较合理科学,中间一座小山树木深秀密集,有点恣意汪洋的意思,山名曰桃李山,山上多是一些原始的树木:香樟树、榕树、天竺桂以及一些叫不出名的杂木,在乡下统称之为水源生态林。

其实这个校园的点睛之笔是罗文湖。罗文湖分四个板块:西南角的一汪最大,形状颇似湿水的毛巾,中间被谁抓了一下,皱巴巴的;与西南角这汪隔着行健路的第二板块,形似一只飞翔的燕子,头朝西,燕尾南北各展一翅;东部这汪像一只沉睡的海豚,煞是可爱;北部的板块倒像是一把铁犁,正跃跃欲试,在田野里耕耘一番。罗文湖是这方校园里的魂,若是没有了它,那就乏味得多了。

清晨,我沿着行健路顺时针跑步,途中遇见一人逆时针慢跑,每一圈后迎面碰上,他戴着耳机,目不斜视,聚精会神地匀速跑着,速度不快;另一头发有点花白的,高个子,与我同向,超过我时,一阵旋风带过,脚步抬得高,速度快,脚步声大而有节奏,是个运动老将,可惜他只跑了两圈就不见了。跑步结束后,我在西南角的罗文湖边早读,读的是《曾国藩日

记》。他在书中多次写到睡懒觉后的懊恼,他的湖南方言说是晏起,他一直对晏起事进行反思,很多人在总结曾国藩之所以成为古今一完人,其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自律精神,他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与他人,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反思、修正。

在树林里散步,细细观察罗文湖,水有点浑黄,有几块提示牌:水深危险,禁止垂钓。说明湖里是有鱼的,却看不到游鱼,也没荷花水葫芦之类的绿植,徒有一汪浑黄的水。倒是湖边的树木长势良好,绿意盎然,全然没有半点秋冬季节的萧瑟迹象,这是典型的南国之秋冬。细数一下,大约有二十多种的花树,仅仅是榕树就有黄金榕、垂榕、小叶榕、高山榕、水榕、大叶榕、柳叶榕等;棕树也有几个品种:董棕、棕榈、霸王棕、华盛顿棕榈。

多年前我住在小县城瓦屋门口的那些植物,品种不多,我就喜欢得不得了。一架茂密的山野葡萄,春天嫩叶发芽夏天结出密密麻麻的葡萄串,有一年因结果太多把葡萄架都给压垮了。葡萄架下有一条精致的鹅卵石小径,早晨,几位老人常来赤脚走路锻炼;一株像一朵巨型蘑菇一样的八月桂,树干直径约有三四十公分,树高约八九米,树下砌一圈花圃,镶嵌着瓷砖,成为附近小孩玩耍和老人们坐着聊天的好去处;还有就是两株高大的棕榈,半夜大风一吹,就有巨大的枯枝吧嗒吧嗒下;还有一块绿幽幽的草坪,草坪上有炸酱草、鬼肝草、车前草、泥胡菜、紫云英、黄鹌菜、鼠曲草、鬼针草、一点红,它们在春风里,笑语盈盈,青翠欲滴,而在秋冬季节也依然有着绿意。那时我早上在葡萄架下早读,夜晚在那散步听书,三年多时间几乎从未间断。

宿舍走廊朝北,西北面校园外远处的山坳,有工地的活动房两处,白天隆隆作响,有粉尘弥漫。楼下榕树上,鸟语喧器,天籁之声似乎正在与工地上的机器声较劲。围墙外好像还有另一个校园,早上有集合训话声,夜晚打球比赛有加叫声阵阵传来。

出门,地铁直达民族广场站。地铁里空荡荡的,过了一站,忽然涌进来一大群大中专学生模样的,挤满了所有的座位,也有不少人站着。多数人手里拿着手机低头看,只有三个人没有看手机,其一,一个十七八岁年纪,抱着一只黑色背包,黝黑的脸色上一双忧郁的眼神,好像在经历着一场悲伤的事件,一直到下车,都是一个表情;其二,是一对年轻的恋人,男孩拿着两个人的手机,在给女孩讲什么好笑的事,女孩捧着奶茶边喝边微笑着注视男孩的脸,目光是那般柔和,具有母性天生的那种爱意。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女孩,一直低头滑动手机,一位穿黑色外套,一位穿白色卫衣,两个人的运动鞋一模一样:白色的,间有黑色的斜杠。我因回复几个信息,到站不记得下车,到麻村站下车,再折返回头。

有一天,朋友胤宁开车过来接我,到学校附近找个夜宵摊子坐坐,点牛杂、湖南香辣豆腐,我们自带了酒水,摊主却说没有酒杯,抬眼四望都是学生模样的孩子,这是大学路,都是做学生的生意,年轻的学生喝啤酒从来不用杯子,一听听一瓶瓶地干杯。最后,边吃小吃,边聊天,没有酒也是有故事的。这是一个菜市场周边的夜宵摊,菜市场叫罗文市场,哦,原来如此,想起来了,罗文二字原来是一个地名,罗文湖的命名当与此有关。